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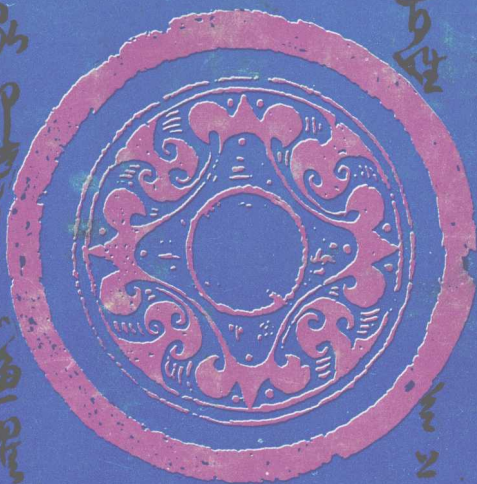
郑光祖集

那知香篆篆锦簇堆

仙音如美人玉容

夏

乙甲



品即世仙仙鱼躍龍口端

傾御海插宮宅即王宮

〔元〕郑光祖 著 冯俊杰 校注





〔元〕郑光祖 著

冯俊杰 校注

郑光祖集



晋新登字 6 号

郑光祖集

〔元〕郑光祖 著

冯俊杰 校注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（太原并州北路十一号）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22 字数：510千字

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太原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00册

ISBN 7—203—01963—2

F·281 定价：18.50元



明万历顾曲斋刻本《古杂剧·倩女离魂》插图



明万历顾曲斋刻本《古杂剧·倩女离魂》插图

迷青瑣倩女離魂



明崇禎刊本《柳枝集·倩女離魂》插图



明万历顾曲斋刻本《古杂剧·倩女离魂》插图



明万历顾曲斋刻本《古杂剧·倚梅香》插图



挺學士做
晉國婚烟

明崇禎刊本《柳枝集·偽梅香》插图



許思鄉王粲登樓

明崇禎刻本《酹江集·王粲登樓》插图

傷梅香騙
翰林風月



明崇禎刊本《柳枝集·傷梅香》插图

前言

一、郑光祖的生平

郑光祖，字德辉，平阳襄陵（今山西临汾附近）人。元代中后期杂剧创作的代表。与前期的关汉卿、马致远、白朴，并称为「元曲四大家」，在中国戏剧史上久负盛名。然《元史》无传。其事唯见于元末钟嗣成《录鬼簿》，略云：

光祖字德辉，平阳襄陵人。以儒补杭州路吏。为人方直，不妄与人交，故诸公多鄙之；久则见其情厚，而他人莫之及也。病卒，火葬于西湖之灵芝寺，诸吊送各有诗文。公之所作，不待备述，名香天下，声振闺阁，伶伦辈称「郑老儿生」，皆知其为德辉也。惜乎所作，贪于俳谐，未免多于斧凿，此又别论焉。（曹本）

关于郑光祖的生平，现今只知道这些。看来他的一生，是在平阳、杭州两地度过的：出生、成长于平阳，谋生、客死于杭州。因业儒为吏者，须通经史，习文辞，熟吏业，非一时

即见成效，故知他在家乡，也当有过较为漫长的岁月。借乎钟氏所记，其前半生之经历，直是一片空白；后半生之事迹，亦甚为简略。现今所能做的，只是参考有关史料，略加推测而已。

郑光祖生活的年代，今可知一个大致的范围。因为钟嗣成编排诸家条目，大抵是以生年先后为次序的。德辉在其「方今已亡名公才人，余相知者」卷内，名列第二，于官天挺后、金仁杰前。这顺序不会有错，因有「相知」二字为证。钟氏于官传自云，「先君与之莫逆交。」于金传又云，「余自幼时闻公之名。」前者为其父执，后者亦犹其前辈。德辉生年既在官、金之间，总该年长于嗣成二十岁以上。他们的「相知」，实为「忘年」之属。今知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（一二九〇）左右，钟嗣成正从名儒邓文原、曹鉴，受学于杭州，年方十余岁（据冯沅君《古剧说汇》一〇四页注），尚无从与德辉交游。他们间建立友谊，依理推之，最早也须是钟氏二十余岁，即大德四年（一三〇〇）以后事。因德辉素性不喜交游，历久方能知其情厚，故钟、郑之交，至少也会有十年之久。况且，也不能设想，二人刚有交往，德辉便猝然病逝。故知至大三年（一三一〇）之前，郑光祖还在人世。大德四年，关汉卿或许健在，或辞世未久，因有《大德歌》十首传世。而钟氏吊德辉之「凌波仙」曲，又有「占词场，老将伏输」之说。他所谓的「老将」，即指与汉卿年辈相近，元剧第一代作家无疑。言辞可能有些溢美，但「老将」不含德辉，语意却十分明白。也就是说，约当郑、钟交游之初，「老将」们还多在人世之时，德辉的年龄不会超过五十五岁，否则他自己也跻身于

「老将」行列了。德辉与嗣成之年龄差距，只在二十岁至三十岁之间。《录鬼簿》成书于至顺元年（一三三〇），是时德辉业已病故。至正五年（一三四五），钟嗣成补写「乔梦符」条时，年约七十（见孙楷第《元曲家考略》）。据此，以德辉年长于嗣成二十岁计，其生年当不晚于宪宗五年（一二五五）；以年长三十岁计，则其生年不早于蒙古乃马真后四年（一二四五）。总之，如以德辉之生年估计在一二四五年——一二五五年间，卒年估计在一三三〇年——一三三〇年间，恐无太大的偏差。郑光祖生活在元蒙由草创社稷到大一统已经巩固的时代。

郑光祖享年约有六十岁以上。因为「老先生」语，本为古人对年高学博者之称。古谓长、老先已以生者为「先生」（见《战国策·齐策三》「孟尝君宴坐，谓三先生」注）。也用「先生」称呼年长有德者，学士之年长者，老人教学者，以及父兄、师长等等，多已含有敬重年长、年老者之意。「先生」而冠以「老」字，最早见于《汉书·贾谊传》，谓儒之老者；至宋始为年高位显者之尊称（参见赵翼《陔余丛考》「老先生」条）。然宋元至明初，民间称书会「才人」也作「书会先生」，特指为艺人编撰杂剧或话本的读书人。证据散见于《清平山堂话本·简帖和尚》，贾仲明《玉梳记》杂剧等小说戏曲中。因此，演员乐工们称德辉为「郑老先生」，主要是出于对这位「老才人」之尊崇，附带的，也包含了些敬重「儒之老者」的意思吧，德辉毕竟是「以儒补杭州路吏」的。两种意蕴相融，就形成了一个很特定的称呼，以故「伶伦辈称郑老先生，皆知其为德辉也」。《说文》曰：「老，考（即

寿也，七十曰老。』《论语·季氏》：『及其老也』皇疏：『老，谓五十以上。』《管子·海王》：『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』注：『六十已上为老男，五十已上为老女也。』折衷诸家之说，或臆定『郑老先生』之称为人所熟知、习用，也应有一过程，即可推知德辉之享年，不会少于六十岁。此与前面估计的生卒年代相验，也是大致符合的。

郑光祖的前半生，适当金亡之后宋元对峙及嬗变的年代。在他出生之前，一二一八年，蒙军即已攻占太原、平阳及忻、代、泽、潞、汾、霍等州，平阳一带遂为蒙古南逼残金、东伐高丽、西征中亚、到处用兵的战略基地之一。举凡兵甲、马匹、粮草、器用，以及兵丁、差夫等，平阳皆负征集供给之责。一二三〇年，蒙古始置平阳等十路征收课税使，『酒课验实息十取一，杂税三十取一』。一二三六年，又将『中原诸州民户分赐诸王、贵戚、幹鲁朵』，平阳遂又成为蒙古贵族的采邑（并见《元史·太宗纪》，下引同书只注篇名），开始遭受双重的经济掠夺。而于一二三四年灭金以后，蒙古统治者又发动了长达四十六年的吞并南宋的战争，致使平阳等北方诸路，负担愈加沉重。可以设想，德辉虽生时略晚，未及亲历当年平阳拉锯战之屠城血光，生灵埋灭之难，却还是看到了家乡屡遭掳掠的悲惨情景。如中统元年（一二六〇），蒙古朝廷『诏平阳、京兆两路宣抚司签兵七千人，于延安等处守隘』，『命诸路市马万匹，送开平府』；『敕燕京、北京、西京、真定、平阳、……等路宣抚司，造羊裘、皮帽、袴、靴，皆以万计，输开平』，二年，又『命诸路市马二万五千余匹，授蒙古军之无马者』（并见《世祖纪一》）。一次次大规模地征兵、征差、征饷、征税、征调蒙古

贵族享用物资，使刚刚从荒土废墟上站起来的平阳诸路及其百姓，又陷入了新的生活困境。青少年时代的郑光祖，目睹异族铁蹄腾扬，乡亲们生计维艰的景象，灵魂深处肯定刻上了深深的印记。

不过，郑光祖还算幸运，在当时之中国，平阳一带终属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。金亡之后北方即无战事，江南的血战距平阳又很远。元蒙统治者于北方政权巩固之后，也开始注意改变自己的形象，如下令禁止蒙古军马扰民，惩处贪鄙残酷虐害遗民的官员等。各路都设立了「劝农司」，有官专负责督促农业生产之责。于是，平阳一带的经济，竟在惨重的破坏之后，奇迹般地恢复和发展起来。这使平阳成为除大都（今北京）以外文化最繁荣的地区。光祖俯仰呼吸于其间，不可能不受到这一繁荣文化的深刻影响。

元初曾「立编修所于燕京，经籍所于平阳，编集经史」（《太宗纪》），平阳即以北方的一个儒学中心名世。当时又很重视儒士，以为「治器者必用良工，守成者必用儒臣」（《耶律楚材传》）。出于政治需要，当局把儒士看作各级佐官的后备力量，故名其籍曰「儒户」，以与普通人家区别，并给予一些优待。太宗九年（一二三七），举行了元代前期唯一的一次科举，中选者除本贯议事官。「儒人被俘为奴者，亦令就试，其主匿弗遣者死。得士凡四千三十人，免为奴者四之一。」（同上）中统二年（一二六一），「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」（《世祖纪一》）。中统四年，准儒人能通文学者，「依例免差」（《元典章·籍册》）。至元十三年（一二七六），「敕诸路儒户通文学者三千八百九十，并免其徭役，其

富实以儒户避役者为民，贫乏者五百户，隶太常寺。」（《世祖纪六》）当然，这些优待的政策，无非是免差，免徭役，免为奴罢了。在严格实行以蒙古、色目、汉人、南人四级民族管理制度的元代社会，属于底层民族的儒户，地位高不到哪去。他们的境遇，只比汉民族的普通人家，略好一点而已。德辉大概就是儒户出身，接受过较为严格的儒学教养，所以后来才能以儒补杭州路吏。元制儒人必谙吏事，吏人必知经史，「唯以经史吏业不失章指者为中选」（《选举志三》），而中选方能「入流」，正式踏进仕途。故知德辉前半生之主要经历，便是居家读书，兼习吏业。家乡儒学之兴旺，也为他「读书做官」，提供了许多便利。他写的剧本，或直接取材于经史，如《周公摄政》等，或随意点缀经史语于曲白中，如《翰林风月》等，皆可见其较为深厚坚实的儒学根柢。

经学而外，家乡文化对德辉影响更大的，便是活跃于民间的杂剧了。元代前期，平阳一带是杂剧创作和演出最兴盛的地区之一，是杂剧作家、演员们成长的摇篮。《录鬼簿》「前辈已死名公才人，有所编传奇行于世者」五十六人中，籍隶平阳者，就有石君宝、于伯渊、李行道、赵公辅、狄君厚、孔文卿等六人，占当时全国著名剧作家总数的十分之一强。此地至今保存完整的元代戏台，考之确凿者，仍散在临汾魏村三王庙，东羊村东岳庙，王曲村东岳庙，及翼城武池村乔泽庙，曹公村四圣宫等多处。仅存遗址者不计。显然，当日之戏曲演出，多在赛社庙会时进行。庙多祭赛活动就多，演戏看戏的机会也多，故戏台常建于庙祠左近。近年来发现的，民间赛社活动程序之抄本，如《礼节传簿》（见《中华戏曲》第三辑）